

貞觀政要

冊三

貞觀政要卷第五

戈直集論

論仁義十三

論忠義十四

論孝友十五

論公平十六

論誠信十七

仁義第十三

凡四章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爲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旣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爲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彫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傳說悅音逢呂尙然後爲治乎太宗深納其言

愚按太宗即位之初所以致古帝王以仁義為治欲以誠信行之此真所以達之於家國天下此二帝之三王仁義之修其身而未必正身未修而此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效亦未補於當身世此齊桓晉文假仁義之事也太宗亦身而家皆致此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致此德凡魏徵之諫太宗之所行不過黽勉於仁義五伯之功而王珪謂非賢有志理惟三王迄未言是已然所謂得人者必得周召孔孟其人而後可也夫苟得周召孔孟而用之則能施其致君澤民之術盡其格心養德之用而仁義之全體備於君身仁義之大用周於天下後世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

比觀

比音鼻

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

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愚按風俗有古今人心無古今風俗者則在於正古以風俗之不如古也然欲美風俗者則在於正古

人心入心正而風俗美矣太宗謂比觀百姓漸
知廉恥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斯言也
其魏徵勸行仁義略効之時乎夫太宗之所行
不過仁義之似而已其明効大驗如此況於真
知實踐正己以
正人心者乎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
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唯欲卿等以存心理
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洛音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
豈爲甲仗不足爲去聲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羣
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

愚按周頌之美武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武王載之武王右文信矣武
王能保天下也太宗身履行陣芟除羣雄卽位
之四年謂不以甲仗之備爲美戒廷臣以德義
相輔亦信矣其能
保天下之道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
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

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扶音當思之在心常令

相繼後令平聲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去如字猶如飲食

資身恆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

知此言天下幸甚

唐氏仲友曰仁義是帝王之道然必如中庸九經與大學自誠意達之明明德於天下方為醇粹太

謂宗言仁義乃在本乎制度魏徵之勸然所

愚按太宗之言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

義積則物自歸之此言真善喻也謂仁義之道

當思之在心如飲食資身恆令腹飽此固欲不

忘乎仁義者然不知仁義乃吾心固有之理孟

子所謂根於心者也又何待思之在心哉

論忠義第十四凡十章

馮立馮翊人武德中為東宮率音律唐制東宮置左右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

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去聲於是率兵犯

玄武門苦戰殺屯營將軍敬君弘絳州人謂其徒曰微

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

曰數上聲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吾兵將何以逃死

立飲泣而對曰飲去聲立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戰之

日無所顧憚因獻款上音虛下音希悲歎貌悲不自勝平聲太宗

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去聲後同唐制掌宿衛之屬立謂所親

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免終當以此奉荅未幾平聲突

厥至便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所向

皆披靡太宗聞而嘉歎之時有齊王元吉府左車騎

謝叔方萬年人率府兵與立合軍拒戰及殺敬君弘中

郎將呂衡此將去聲史作呂世衡王師不振秦府護軍

尉唐制掌宿衛之職遲敬德尉音朔州人爲劉武周將武德

初舉地降爲右府統軍後從討隱乃持元吉首以示

之叔方下馬號泣號平拜辭而遁明日出首去聲太宗

曰義士也命釋之授右翊衛郎將唐制掌供奉侍衛

德九年六月馮立聞建成死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

咥直府左車騎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赴

掌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敬弘

皆死之守門兵屯玄武門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

尉遲敬德持建元頭首示之戰宮府兵遂潰萬

入終南山馮立遂解兵逃於野高祖既赦天下馮立

謝叔方皆自出萬徹亡匿屢使諭之乃出秦王曰皆立

忠於所事贈義左屯衛大將軍呂衡贈廣州都督卒于官

敬君弘後友觀其若隱者所謂之一死能事百君忠義勇

唐氏仲之友曰觀其若隱者所謂之一死能事百君忠義勇

蓋可衡既死然則解兵而去方不俱可謂見危致命者矣

較立其人亞叔方

愚按馮立之言曰豈有生受其難而死者也謝叔方亦

此子路所謂食焉而不避其難者也謝叔方亦

有可憐慨殺身從容受死之此正興王之爵然

然也若薛萬徹亦不可謂忠於所事始焉與馮謝

無異也然薛萬徹亦不可謂忠於所事始焉與馮謝

有愧乎史臣是編書馮謝於忠義之首萬徹乃削而不書厥有旨哉

貞觀元年太宗嘗從容從即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

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

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曰遺去聲

想卿忠節之風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為隋代王

侑侍讀代王侑隋元德太子之子煬帝十三年南及

義旗尅京城時代王府僚多駭散惟思廉侍王不離

其側離去聲兵士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高祖初封唐公

舉義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眾服其言於

是稍却布列階下須臾高祖至聞而義之許其扶代

王侑至順陽閣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忠烈

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謂乎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仁存誠以義為勇白刃在前不能懼凶暴之氣不能攝蓋不在力之武由忠義

之壯也觀隋之亡亂兵入京侍臣駭潰思廉以微軀奮不顧以全君親之生即甲兵之衆顧輕於一言哉誠以一仁在其中也易曰能止健大壯也惜乎大廈傾而一木不支矣懷懷風義激懦夫之云爾唐氏仲友曰姚思廉節義學問之士孟子論爲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思廉之謂歟學問惟寡欲能精節義惟寡欲能立

說見第四章

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尙書右丞魏徵與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從夷戮負其罪戾寘錄周行杭音徒竭生涯牙音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冠去聲陟岡有感追懷棠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

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

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令平聲

愚按王珪魏徵請送息隱海陵之喪太宗義而許之

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可也珪徵名臣也詎容輕議哉自有文公朱子

之論斷在焉昔管仲不死於其功論語集註引程貢子路以問夫子仲而及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

謂管子之言因論管仲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

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斯言盡之矣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公等

知隋朝誰為忠貞王珪曰臣聞太常丞卿之佐也元善達

在京留守見羣賊縱橫縱平聲遂轉騎遠詣江都諫煬

帝令還京師令平聲既不受其言後更涕泣極諫煬帝

怒乃遠使追兵身死瘡痍之地有虎賁郎中賁音奔獨

孤盛獨孤複姓盛名也在江都宿衛宇文化及起逆盛惟一

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為隋將

屈區勿切將去聲後同屈突虜

復姓通名仕隋為虎賁郎將初代王遣通守河東高祖兵圍之通守節不降後被擒帝勞之泣曰臣不能

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授兵部尚書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以東略屬公

如帝曰烈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共國家戰於義帝曰烈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共國家戰於

潼關

縣在今華州華陽

聞京城陷乃引兵東走

去聲義兵

追及於桃林

縣今陝州桃林

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殺

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驅使已事兩帝今

者吾死節之秋汝舊於我家為父子今則於我家為

仇讎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領士卒多潰散通惟一身

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荷國恩

荷去聲

任當將帥智力

俱盡致此敗亡非臣不竭誠於國言盡追兵擒之太

上皇授其官每託疾固辭此之忠節足可嘉尚因敕

所司採訪大業中直諫被誅者子孫聞奏

唐氏仲友曰屈突通不死於稠桑更盡力於唐尚
得為節義乎曰屈突通已亡河東之守力戰不屈天
命有歸通如隋之何斬家奴射其子兵敗力屈而後
擒亦足以報隋矣商之亡也雖如箕子猶陳洪範
通封之竭而欲責人亦足以死為節義矣若

愚按太宗則稱獎隋世忠義之臣於文臣則姚思
廉於武臣則屈突通也或曰二子於隋臣而仕於
唐國也亡皆不廉仕隋死不可過諸王講讀之官
耳於軍國之重事獨不稷去之阿叱亂兵辭嚴義
正又諸扶掖舊君泣拜而謂別後代王竟得善終
則不然通仕隋文已躋貴顯迨乎煬帝尊寵加隆
楊諒玄感之亂嘗立大貴顯名聞天下煬帝寵加
行付以關中之任身受重寄手握疆之兵庸夫能
敗通安所辭其死哉並二子之事觀之庸夫能
斷其是非矣然則太宗之獎忠
義斷其得於思廉而失於屈突乎

貞觀六年授左光祿大夫陳叔達也字子聰陳宣帝子

始建高祖謂裴寂等曰太宗不圖今日乃見此
成誅高祖謂裴寂等曰太宗不圖今日乃見此
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
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

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禮部
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

尚書因謂曰武德中公會進直言於太上皇曾音明

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剛烈若有抑挫

恐不勝憂憤勝平聲以致疾斃之危今賞公忠謇有此

遷授叔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至滅亡

豈容目覩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

朕知公非獨為朕一人後為同聲實為社稷之計

胡氏寅曰人臣之義無私交而況藩王與太子有

隙之時乎言所左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

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生後悔是皆天下之公

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以

叔達端良自宜武德中直言之地苟欲敘遷何患無名

而太宗乃舉武德中直言是以危疑敘遷何患無名

豈為後日計哉

愚按時平先長嫡世亂先有功陳叔達當時是

臨御而已六年矣揚其忠謇而遷秩之雖用得

其人而心若私也言者心之聲可不慎哉

貞觀八年先是桂州

隸今仍舊廣西

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

及身歿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於朝曰此人生

平宰相皆言其清

相去聲

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

必當深理之不可捨也侍中魏徵承間言曰

聞平聲陛下

下平生言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

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

爲去聲後同

清

貞慎守終始不渝屈突通張道源而已

張道源并州人初守并州

賊平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家屬以賜羣臣道源曰禍福無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

爲也更資以衣食遺之家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

通子三人來選

去聲有一匹

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

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歿後不言貪殘妻子賣

珠未爲有罪

未爲如字

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旁

責舉人雖云疾惡不疑是亦好善不篤

好去聲

臣竊思

度

待洛切

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枉議太宗撫掌

曰造次不思

造切

遂聞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以鼓切

勿問之其屈突通張道源兒子宜各與一官

舊本此章附直

諫類

今附入此

愚按臯陶之稱堯舜有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蓋善善之意長惡惡之心短弘也太宗知屈突道

源欲罪及舉官此錄其子弟聞弘節曖昧之過則遽欲罪及舉官此豈唐虞賞罰之道乎向非魏

徵之言亦足為太宗君德之累矣

貞觀七年太宗將發諸道

唐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

九曰河北五曰山嶺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

陟使

去聲後同將命而出掌黜陟臧否故曰黜陟使畿內道唐建都之地也

有其人太宗親定問於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

可充使右僕射李靖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

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宮亦非小寧可遣魏徵出使

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為其見朕是非得失去為

聲

公等能正朕不可因輒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

李靖充使

臣令平聲按通鑑貞觀八年太宗欲分遣大

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蕭瑀

等凡十三人分天下一察長吏賢不肖問民疾苦禮

者高年

振窮乏親觀與此小異俾使

愚按太亮才兼將相非魏徵所及諸葛亮孰賢岑文

本對曰太宗嘗問羣臣魏徵所及斯言是已然嘗

論之太宗有餘於才而不足於德勇於敢為而

人然已使徵生於三國之時未過為徵之武侯之

耳故以唐之資文武觀之則二子政未易優劣也

李靖之才無靖不可有餘徵之諫爭乃能補太宗之

時可以太宗之所有餘徵之諫爭乃能補太宗之

所靖而不足也是以畿內之使太宗寧

貞觀政要卷五

八中華書局聚

貞觀九年蕭瑀為尚書左僕射嘗因宴集太宗謂房
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

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
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賜詩曰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誠訓許
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舊本此章首曰貞觀
中與第五韋合爲一
章今按通鑑標年附入于此又按史傳魏徵曰臣有
逆衆持法主怨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怨之以介昔聞
其言乃今見之使瑀
不遇陛下庸自保邪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二心于己而嘉之可
謂能知臣矣且太宗子在蕭瑀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
甚惡也或誘以有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
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二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
人豈不可得忠正之士乎

唐氏仲友曰若以隱巢之事不可以利怵死懼亦
可以爲社稷臣矣然太宗此言蓋亦有利爲瑀初以
切詆房杜廢又臣以痛劾房杜罷至此復參知政事
太宗賜詩欲羣臣以知委任之意也魏徵之言亦以
發明太宗之意若以瑀較揚子雲
近世明社稷臣之意則猶有愧云

愚按一武德季年高祖立秦王爲皇太子竟決於
瑀之言瑀以躁狹之量剛勁之氣罷黜者三